



这次发掘是多学科合作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发掘主要是四家单位：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上海大学，从事文物保护方面的单位则有 30 多家。**

里，考古队员发现有大块红烧土，而且确定是墙壁的残块。因为它们一面平整光滑，但另一面呈半圆柱体凹槽状，应该属于木或竹构泥墙。再结合红烧土的体量，基本可以确定是大房子的墙壁。而当时大房子不可能是民众居住所用，很可能是神庙、宗庙或者宫殿等大型建筑。

这每一个坑，都堪称“聚宝盆”，而其中，三号坑是发现文物最多的。

记者在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见到了三星堆 3 号祭祀坑发掘负责人、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徐斐宏，31 岁的徐斐宏正带领着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忙碌在现场。

去年 11 月，徐斐宏到四川广汉为上海大学参与三星堆考古工作做准备，12 月，上海大学的研究生进场。今年 1 月 9 日，三号坑正式开始发掘。从今年春节开始，徐斐宏带着平均年龄仅 25 岁的上大团队，在三星堆连续“挖土”三个多月。作为现场负责人，徐斐宏除了要协调整个团队工作，把握三号坑发掘的进度，在后期器物层清理时，碰到一些比较细致的环节和问题，也会亲自到坑里工作。

2019 年试掘时，在三号坑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件青铜大口尊，揭开了这次考古发现的序幕。

这件青铜大口尊是典型的商代

晚期南方风格青铜器，通高约 70 厘米，肩部饰兽首、鸟首，整体雄浑大气，是国内发现的体量最大的大口尊之一。“青铜大口尊，直播第二天取走了，”徐斐宏对记者说，“因为它的位置比较高，只有它压着别的器物，没有别的器物压着它。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应该先取走它，不取的话旁边的都动不了。3 月中旬，器物层都揭露出来之后，开始按顺序提取器物。”

三号坑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每清理出一根，他们就会马上盖上进

下图：上海大学考古队在三星堆三号坑。



行保湿。今年 3 月 16 日，填土发掘完毕，器物层整体被揭开进行扫描，上海大学发掘团队也是在那时才第一次看到整坑器物的全貌。

填土发掘阶段，考古人员将每个坑画成 60x60cm 的小方格，逐格逐层进行清理，器物坑里的填土，都要装袋编号，送到实验室进行检测。实验室就建在大棚内，可以最及时地展开研究工作。

每个方舱里配备了集成发掘平台，并设置有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采用了平行桁架、自动化载人系统等装置，实现出土文物调运的功能。走进发掘舱，只见工作平台可以像吊篮一样将穿着防护服的考古人员放进坑内悬空作业，并随时变换位置、方向和角度，尽量减少发掘坑中的文物和填土遭受发掘者带入的污染。

三星堆与中原文明的关系

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体现。

段勇认为三星堆是外星文明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在三星堆生活的肯定是中国人，不会是外星人。中国人的形象也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现在的中国人是古代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融合、繁衍的后代，如果研究一下中国大地上人口的迁徙对这个问题应该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在三星堆生活的古人，只是他们的后代没有成为现在中国人的主体。所以他们的形象没有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流形象。另外，神像是经过艺术夸张的，不一定是写实的，并且突出了某些特征，比如眼睛。这种纵目像在全世界都是